



铁 托 传

[英] 菲利斯·奥蒂 著

铁 托 传

〔英〕 菲利斯·奥蒂 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ito

A Biography

by Phyllis Auty

Penguin Books 1974

(根据英国企鹅图书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插图：蒋明，地图绘制：宋捷

(内部发行)

铁 托 传

[英] 菲利斯·奥蒂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 14/16·插页 5·字数 320,000

1979年 9 月第 1 版 197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3·28

定价：1.50 元

出 版 说 明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杰出领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政治家。铁托的生平事业和革命实践活动已引起当今世界的普遍重视，近年来有关铁托的传记著作不断问世。本书是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的二十世纪政治领袖传记丛书之一种，1970年初版。中译本根据1974年修订的第二版译出。

作者菲利斯·奥蒂(1910年出生)是英国伦敦大学斯拉夫——东欧学院的南部斯拉夫历史讲师。她从事南斯拉夫问题的研究已三十余年，发表过许多论文和专著，这部《铁托传》是她的重要著作之一。数十年来，奥蒂的工作，一直与铁托在南斯拉夫取得革命成功和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和国防部的工作人员，曾被派往中东和盟军前线指挥部的巴里任职；战争一结束，她立即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身份访问南斯拉夫。此后，几乎年年都到南斯拉夫访问，对战后南斯拉夫的事务也较为熟悉。铁托本人曾两次接见过她，特别是1968年10月8日，在布里俄尼岛附近的万加岛上亲自接见她，并作了长谈，这为她写作铁托传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正如奥蒂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的写作目的，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的铁托传记(如：戴迪耶尔、麦克莱恩、齐利亚克斯等的著作)乃至今后会问世的历史性传记之间的补

白。因此，本书的重点是描述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和政治后果。

本书对铁托生平事业的重大事件，都作了详细叙述和评论。作者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英、美、德、意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材料，采集了已出版的铁托传记的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并且亲自对铁托及其同事们和在战时、战后年代中与南斯拉夫事务有关联的欧美人士进行了访问。全书论述的问题非常广泛，经纬清晰，引证的资料也较为丰富。对1940年以前南共党内的派别斗争，南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斗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铁托领导下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游击战争，1948年苏南冲突，全国解放后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铁托在国际事务中所做出的贡献；对铁托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发展的社会背景、原因与未来的展望，都作了详细的评论和阐述。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铁托的生平和南斯拉夫国家，对研究铁托和南斯拉夫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书附录注释及其来源、参考书目、索引，全部译出。原书页码排在切口处。地图四幅也按原图译制。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冯世则（第一、二章）、于亚伦（第三、四章）、范德一（第五、六、七章）、张蓉燕（第八、九章）、赵辛而（第十、十一章）、张启满（第十二、十三章）、王爵莺（第十四、十五章）、张允文（第十六章）、赵振远（第十七章）。地图绘制宋捷，封面设计、插图蒋明。

1978年9月



铁托总统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

(5—89)

- 第 一 章 童年和少年 (7)
第 二 章 从孩子到成人 (32)
第 三 章 转变为革命者 (52)
第 四 章 政治犯 (71)

第二部分 消遥法外的共产党员

(91—189)

- 第 五 章 消遥法外的地下共产党员 (93)
第 六 章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11)
第 七 章 国际经验 (131)
第 八 章 党的总书记 (152)
第 九 章 备 战 (168)

第三部分 通过战争进行革命

(191—264)

第十章	从党的书记到军队统帅	(193)
第十一章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	(209)
第十二章	孤军奋战	(230)
第十三章	同盟国的承认	(246)

第四部分 革命成功

(265—344)

第十四章	向和平过渡	(267)
第十五章	国际政治家	(286)
第十六章	国家元首	(308)
第十七章	铁托其人	(334)

注释及其来源	(345)
参考书目	(388)
索引	(402)

本书地图：

1. 东南欧 1892 年 (12)
2. 东南欧 1923 年洛桑条约 (65)
3. 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 年) 边界 (252)
4. 南斯拉夫 1945 年到现在 (286)

序　　言

为伟人作传，任务之艰巨从来使人望而生畏；而当这位主题人物依然健在，身为国际上的重要人士、国家元首时，就尤其令人胆怯。就约瑟普·布罗兹——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而言，由于他异乎寻常地丰富而又波澜起伏的经历，这就难上加难。他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变的边沿。他一生的事业便始终与这一巨变，也与二十世纪欧洲社会演化过程中的革命发展紧密相联。

他漫长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所处的某些地点和环境，使传记作者难以（有时殆不可能）详加调查。他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军队里的一个士兵，沙皇俄国的战俘，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观察者。他曾于斯大林时期数次长时期访问苏联，曾在莫斯科受雇于共产国际，并险些儿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作为非法的共产党组织者从事活动，躲避着警察，使用着种种化名，往来于欧洲各地——从南斯拉夫到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瑞士或捷克斯洛伐克，掩盖着自己的踪迹。年代已久，这时再要查明这样一种生活的真实情况，远非轻易。传记作者于是只得依靠人们的记忆——而人们的记忆中何舍何留，往往有所选择。铁托本人记忆力极佳，有声有色，对自己种种戏剧性的往事的回忆尤其生动，其中许多一直作为轶事反复流传，已经固定下来，有如一幅幅静景照片。因此，关于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记述也就象是收藏在家庭相册中的快照。对铁托的早期生活（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记述，很难跳出这种固定的模式。

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传记作者又遇到另一难题。这场带来无法描绘的苦难、并终于在全然寡不敌众的条件下带来胜利¹²和成功的战争期间，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南斯拉夫人的全部交往，使他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便已成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英雄崇拜在当时情况下原系自然，而为了促进团结以赢得战争和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从事战后建设，也得到了提倡。凡人铁托和神话英雄铁托，有时便不易区分。直到最近，有关这场游击战争的种种历史记载，仍为这种英雄观所严重影响，迄今仍无一部持批判态度的、客观的著作。我没有企图作这样一种再评价，这已越出这部传记的范围。我略去了军事史的大量细节，而集中于考察铁托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政治后果。军事史现正在由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者写作，他们的著述当能供日后为铁托立传的作者们参考。

为尚在世的人撰写传记，便出现了一个问题：需要尊重他的沉默与保留之处；我认为这是一切健在的人的权利，即使他们是举世知名的人物也是如此。后来的历史学者可以不受这种约束。然而我应当立此存照：当铁托总统接见我时，他坦率回答了全部问题，毫不迟疑也无所回避；我的印象是他乐于让自己的经历接受任何检验。

铁托总统的正式传记，现正在由南斯拉夫一个专设机构撰写，有研究人员搜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关于他生平的材料。这样一部全面的传记远非个人所能承担。我这本书的目的不过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写作的，特别是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和康尼·齐利亚克斯等人所写的，以及今后定会问世的许多历史性传记之间的补白。我开始构思本书时，曾请教南斯拉夫国内一些有机会接触关于铁托生平材料的人们。他们

说：“我们全都以戴迪耶尔的书为起点”。我发现确实如此。其英译本名为《铁托自叙传》，大部份以铁托向作者讲述的自传性材料为¹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今后一切以铁托生平为主题的著作的原始源泉，虽然自那时以来已发现大量材料对它修改和补充。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争夺中的防寨》也是一部原始资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莱恩与铁托共事并成为朋友以后写的。已故的康尼·齐利亚克斯所写的铁托传记，作为资料来源，也有特殊价值。因为这是在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的困难年代里写的。康尼·齐利亚克斯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懂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当时曾有幸和铁托多次长谈。我这本书并不奢望这种特殊价值，虽然我曾两次受铁托本人的接见，并在我研究南斯拉夫事务的那些年代里采访过许多在铁托生平事业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关系的首脑人物，以及别的一些人士。

我的打算是利用早期出版的传记，增添新材料（铁托生平的某些方面大量的新材料），并以我个人对南斯拉夫事务的知识来写这本传记。我还有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获准查阅南斯拉夫的档案材料，这是新近才对历史学者们开放的，而其中大量迄今尚未发表。我曾得到许多南斯拉夫、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的慷慨协助，我对他们全体无限感激。书中所作种种判断，他们概无任何责任。在此提到一些人而不提另一些人，似有厚此薄彼之嫌，但我还是要对一些曾抽出时间和我讨论这个主题的种种方面，并帮助我搜集材料的人士表示特别感谢。我要提到的S·W·贝利、斯蒂芬·克利索德、P·达缅诺维奇、W·F·迪金、空军上将威廉·埃利奥特爵士、克利亚科维奇上校、J·马里亚诺维奇、M·米卢蒂诺维奇、W·罗伯茨、D·拉亚诺夫、J·托马塞维奇、V·韦莱比特、V·温特哈特以及W·武锡尼奇。我从贝尔格莱德的工人运动研究所主管档案的当局和法边·特尔戈将军

¹⁴ 以及战史馆人员获得无可估价的帮助；我从萨格勒布的工人运动研究所以及南斯拉夫各地的博物馆主管当局得到极大帮助。南斯拉夫驻伦敦的几任大使和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南斯拉夫政府部门和机构协助我建立联系、搜集材料，有求必应。我也要向已故的萨格勒布大学鲁道夫·比恰尼奇教授致谢，他无数次毫不吝惜地抽出时间，与我讨论铁托的生平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种种方面。他对这一时期的克罗地亚的广博知识和深刻见解独步一时，他的逝世则留下了一个无可弥补的空白。希拉·基德夫人帮助我整理原稿以便付印，埃德斯·鲁宾逊夫人愉快、机敏而熟练地协助我处理秘书事务，我对她们两位特别感荷。我要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的吉塔·伊奥内斯库的始终不渝的关心，以及使我受益匪浅的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多次讨论。最后，我必须感谢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没有他的鼓励，这本书根本不会动笔，更不用说完成了。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 的成 长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21

1928年11月里阴沉沉的一天，铁托向挤满了同情的支持者（留长发的小伙子和“打先锋”的短发姑娘）的法庭，就他何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身材不高，戴着眼镜；为了迫使当局开审他的案件，刚刚作过绝食斗争，因而显得消瘦。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同法官辩论，毫不隐讳，勇敢而真诚。第二天的一篇新闻报道说，这决不只是一个傲慢表现。他原想讲讲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这如何把他引向共产主义。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说所有这些早都已谈过了。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铁托解释说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因为他童年时期所经历的贫困和压迫，而这一切在新近成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王国社会中依然如故。他承认自己是非法的共产党的一个积极成员，但不承认据此对他起诉的法律有效，因为这种法律，他说，“不是人民通过的”。法庭不顾他的雄辩，判他五年徒刑，把他押了下去；他一路高呼“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几乎可以肯定，这次判处徒刑救了他的性命。〔注1〕

1928年11月14日他开始服刑时，年三十六岁，倔强，目空一切，随时准备向法律和整个国家机构挑战。法官责备他不该这么顽梗不化，断送自己的青春岁月，他却回答：“我准备受罪。”他反复声明不怕法律。五年后他从牢狱里出来时，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并未稍减，但却不再那么傻，也不准备那么任性地、公开

而激烈地向强大的国家挑战了。他已经有经验得多，也危险得多了。但即使弄清楚了铁托的出身，关于他想要在法庭上说明的把他引导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种种事实，为什么约
22 瑟普·布罗兹这个克罗地亚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竟然成为少数几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之一，而他家里和他那一代中的其他人却没有，则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问题。

约瑟普·布罗兹 1892 年 5 月 7 日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村。父亲弗兰约·布罗兹是克罗地亚人，母亲玛丽亚（娘家姓亚韦尔舍克）是斯洛文尼亚人，她的村子距离库姆罗维茨不过十英里，位于克罗地亚境外。约瑟普是父母婚后头十年中的第七个孩子，除他之外只有三个（两男一女）活了下来。他的母亲于 1918 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她总共生了十五个孩子，这个家庭能把其中的七个养大成人，与当时克罗地亚的一般农民家庭相比，就算不错了。在那些年代里，大多数孩子（铁托本人说约达百分之八十）都活不到十五岁。〔注 2〕

布罗兹家在村子里不算是最穷的。他们有一块大约十英亩的田地，是后来所谓的“中农”——介乎极少数有钱户和许多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贫户之间。弗兰约·布罗兹还有几匹马、一挂车，拉脚挣些钱贴补口粮。这就意味着资产和花销都要比大多数农家要多。弗兰约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库姆罗维茨村子中最好的房子之一，这是一所坚固的小农舍，经过一番切实的翻修和改善，还不到五十年。他的妻子家里也有土地。

人们有时说，玛丽亚·亚韦尔舍克的婚姻是下嫁，门不当，户不对。但她的丈夫为人精明，偶尔也还勤劳，虽然有时也偷懒和酗酒，而且同那时的许多农民一样，年令愈大，就愈发如此。他至少是接受了这一现实——虽然起初并不情愿，孩子们如果想要过得好一点，就得离开乡下。他是库姆罗维茨头一个允许儿子

库姆罗维茨村，铁托的诞生地

